

ERZÄHLUNGEN
AUS DER DEUTSCHEN
SCHWEIZ

佩利坎 之夜

——瑞士当代德语短篇小说选

蔡鸿君主编

■ 安徽文艺出版社

544677

ERZÄHLUNGEN

CHEN SCHWEIZ

VON 1750 BIS 1990

佩利坎之夜

——瑞士当代德语短篇小说选

(瑞士) 马克斯·弗里施 等著

蔡鸿君 主编

蔡鸿君 等译

安 徽 文 艺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佩利坎之夜:瑞士德语小说选/(瑞士)约翰森等著;蔡鸿君等译.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4

ISBN 7-5396-1829-9

I. 佩… II. ①约… ②蔡…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瑞士-现代 IV. I51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08020 号

佩利坎之夜——瑞士德语小说选

蔡鸿君 主编

责任编辑:鲁书潮

出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

邮政编码:230063

发行: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

印刷:合肥义兴印刷厂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7.75

插页:2

字数:390,000

印数:3000

版次:1999 年 4 月第 1 版 199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7-5396-1829-9/I·1708

定价:26.6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瑞士德语文学一瞥

蔡鸿君

瑞士位于欧洲中部,是一个以山地居多的国家,人口大约600多万,面积不足4万平方公里。长期以来,瑞士以民主和中立而著称,至今仍自愿置身于联合国之外,在世界民族之林占据着一个十分独特的位置。瑞士的钟表美轮美奂,畅销全球,瑞士的银行信誉卓著,堪称楷模,而瑞士的巧克力美味可口,当数世界第一……

瑞士的600多万居民生活在相对隔离的三种语言区域:德语区约占全国面积的三分之二,东面与奥地利交界,北部与德国接壤,南边是阿尔卑斯山脉;位于西南部的法语区和地处阿尔卑斯山脉南麓一隅的意大利语区则分别与法国和意大利为邻。使用德语的瑞士人约占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二,使用法语和意大利语的分别为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十八和百分之十,还有5万多瑞士人使用莱托罗马语,1938年,这种语言被规定为瑞士第四种正式语言。1291年,地处阿尔卑斯山脉北麓山脚的乌利、施维茨、下瓦尔登三个州为了联合抵抗奥地利哈布

斯堡王朝的侵略结成“联邦”，后来，其他州也先后加入进来，形成了今天由22个州组成的瑞士联邦。因此，瑞士把1291年视为建国年，并在1991年举行了全国范围的纪念瑞士建国700周年的活动。

由于语言构成的原因，因此没有普通意义上的统一的瑞士文学，取而代之的是瑞士德语文学、瑞士法语文学、瑞士意大利语文学和瑞士莱托罗马语文学，他们相互之间几乎完全隔离，而前三种则与德国文学、法国文学和意大利文学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瑞士德语文学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公元10世纪：瑞士圣伽伦修道院的神职人员为了教育培养学生，将许多拉丁语著作译成德语，这批中世纪文献珍藏被视为整个德语文学的开山之作。但是，直到15世纪末，随着瑞士联邦的形成扩大和国家意识的逐渐出现，这才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瑞士德语文学。在欧洲文艺启蒙运动时期，以伯德默(Johann Jakob Bodmer, 1698—1783)和布莱廷格(Johann Jakob Breitinger, 1701—1776)为代表的苏黎世学派独树一帜，与德国启蒙运动先驱戈特舍德(Johann Christoph Gottsched, 1700—1766)展开了一场规模遍及整个德语文坛、而且影响深远的文学论争。

19世纪的瑞士德语文学产生了三位现实主义小说大师：戈特赫尔夫、迈耶尔、凯勒。戈特赫尔夫(Jeremias Gotthelf, 1797—1854)的小说主要反映农民生活，迈耶尔(Conrad Ferdinand Meyer, 1825—1898)则尤为擅长历史题材。凯勒(Gottfried Keller, 1819—1890)的长篇小说《绿衣亨利》堪称“发展小说”中的杰作，他的中短篇小说更是可圈可点，凯勒也因此被称为写中短篇小说的莎士比亚。继这三位大师之后，在相对沉寂下来的瑞士文坛，也曾经闪烁着几颗耀眼的明星：女

作家施毕里(Johanna Spyri, 1829—1901)的乡村小说《海蒂》被公认为是世界儿童文学史上的一朵奇葩。施皮特勒(Carl Spitteler, 1845—1924)以其1910年出版的长篇史诗《奥林匹亚的春天》,荣获了1919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为瑞士德语文学赢得了殊荣。20世纪20年代,在瑞士的文化中心苏黎世诞生了著名的文艺流派:达达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瑞士是欧洲许多作家、艺术家流亡的聚居地,乔伊斯,托马斯·曼,布莱希特都曾经客居这座“孤岛”。

就瑞士德语文学而言,20世纪上半叶也是异彩纷呈的时代:英格林(Meinrad Inglin, 1893—1971)被称为是“20世纪瑞士散文大师”,他的长篇小说《瑞士的镜子》是一部展现瑞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历史的鸿篇巨作。措林格尔(Albin Zollinger, 1895—1941)的自传体长篇小说《普法能施蒂尔》,既是一部艺术家传记小说,又是一部意义深刻的社会批判小说,他的创作对马克斯·弗里施等当代瑞士作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古根海姆(Kurt Guggenheim, 1896—1983)以苏黎世生活为背景的四卷长篇巨作《总而言之》展现了瑞士这座最大城市在近半个世纪里的变迁。罗伯特·瓦尔泽(Robert Walser, 1878—1956)除了创作长篇小说,还尤为擅长散文和随笔,虽然他生前命运多舛,甚至在精神病院度过残生,但是在他身后,尤其是自70年代初以来,瓦尔泽的作品倍受推崇,甚至有人将他誉为瑞士的卡夫卡。格劳泽尔(Friedrich Glauser, 1896—1938)潜心创作侦探小说,把这一新的文学样式引入了瑞士文坛。

1945年,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对于瑞士德语文学来说,并不意味着一个新的开端。这首先是因为几乎所有的瑞士作家在创作上并没有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而中断,中立的瑞

士犹如一座孤岛,使生活在这里的作家幸免于遭受欧洲其他国家这一代作家的命运;其次,在创作的主题、内容和手法上也没有出现引人注目的创新。因此,文学史家们一般都把1950年视为瑞士战后德语文学的起始,而且公认弗里施1950年出版的《1946年至1949年日记》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是瑞士战后德语文学的一部重要文献,这本选集之所以将其列为首篇,也正是基于这个原因。

战后的瑞士德语作家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代:50年代初,弗里施(Max Frisch, 1911—1991)和迪伦马特(Friedrich Dürrenmatt, 1921—1990)先后在瑞士文坛崭露头角,此后并肩驰骋文坛四十年,两人均是戏剧和小说两栖作家,他们俩的文学成就几乎成了瑞士战后德语文学的代名词,其影响远远超出了瑞士的国界,成为整个战后德语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创作高峰几乎一直持续到80年代末。50年代末60年代初,出现了以马尔蒂(Kurt Marti)、波施(Hans Boesch)、弗格特(Walter Vogt)、迪格曼(Walter Matthias Diggelmann, 1927—1979)、瓦尔特(Otto F. Walter, 1928—1993)、赫·迈耶尔(Herbert Meier)、罗彻尔(Hugo Loetscher)、尼克(Paul Nizon)、施泰纳(Jörg Steiner)、菲德斯皮尔(Jürg Federspiel)、耶吉(Urs Jaeggi)、穆施克(Adolf Muschg)、比克赛尔(Peter Bichsel)等为代表的第二代作家,他们着眼于自己身边的生活,反映私人生活的悲欢离合和矛盾冲突,竭力表现人物的心理状态。这批作家大部分当过教师、记者、编辑,或是从事科研和技术工作等职业,个人的职业经历为他们的创作主题打上了深刻的烙印。1968年席卷欧洲各地的大学生运动造就了瑞士战后的第三代作家:考尔(Walther Kauer, 1935—1987)、施奈德(Hansjörg Schneider)、维特默(Urs

Widmer)、霍勒尔(Franz Hohler)、布莱希比尔(Beat Brechbühl)、施贝特(Gerold Späth)、施密特里(Werner Schmidli)、布尔格(Hermann Burger, 1942—1989)、布特拉尔(Silvio Blatter)、阿曼(Jürg Amann)、盖泽尔(Christoph Geiser)等人的创作具有较强的社会批判色彩,而埃·约·迈耶尔(E·Y·Meyer)等人则在作品中创造了一个乌托邦世界。80年代初,瑞士社会青年的骚乱以及与警察的暴力冲突,反映了这一代人的动荡、彷徨、绝望和逃避现实的心态,这一内容也成为战后第四代作家笔下的主题。这一代作家的主要代表有许立曼(Thomas Hürlimann)、伯尼(Franz Böni)、林特(Nicolas Lindt)、措克(Matthias Zschokke)、德安(Martin R. Dean)、鲍尔(Christoph Bauer)、舍尔滕莱普(Hansjörg Schertenleib)、施贝莎(Flurin Spescha)、弗朗策蒂(Dante Andrea Franzetti)等。如今,第三代和第四代作家已经逐渐成为瑞士德语文学的中坚力量。

80年代,瑞士文坛是老中青三代同台操笔、风格各异的一个时代。弗里施和迪伦马特仍然如日中天,光耀整个德语文坛。穆施克、罗彻尔、尼充、菲德斯皮尔、比克赛尔等中生代作家渐渐走出这两颗巨星遮蔽的阴影,其影响也慢慢地越出了瑞士国界。一批大器晚成的“老”作家,如格·迈耶尔(Gerhard Meier)、卡敏斯基(André Kaminski)、维思(Laure Wyss)、海·迈耶尔(Helen Meier),厚积薄发、一鸣惊人。语言实验是尼充、埃·约·迈耶尔、布尔格、盖泽尔等人这一时期散文创作的特点之一,而勒德拉赫(Jürg Laederach)的几本散文集则是其中最为别致的精品。值得一提的还有70年代末80年代初逐渐形成、并且引起越来越多关注的女作家群体,她们中间有早在60年代就开始创作的西·瓦尔特(Silja Walter)、维尔

克(Gertrud Wilker, 1924—1984),也有70年代中期以自传体文集《褪皮》一鸣惊人的瑞士女性文学的代表人物斯特凡(Verena Stefan),还有大器晚成、50多岁才出版处女作的维思和海·迈耶尔,当然人数最多的还一批40岁上下的女性作家,如迈兰(Elisabeth Meylan)、胡特马赫(Rahel Hutmacher)、施里波(Margit Schriber)、约翰森(Hanna Johansen)、杜瓦奈尔(Adelheid Duvanel)、拉库萨(Ilma Rakusa)。她们创作的主题是婚姻、家庭、职业、疾病、孤独及两性之间的矛盾等,许多作品带有浓厚的自传色彩。

这本《瑞士当代德语短篇小说集》是笔者1991年作为瑞士文化基金会(Pro Helvetia)邀请的访问学者,在巴塞尔、苏黎世、伯尔尼等地短期逗留,对瑞士当代德语文学进行研究考察的成果之一。无论当时还是现在,笔者的心头始终萦绕着一种无可奈何的困惑:短篇小说能否反映出瑞士当代德语文学创作的概貌?尽管答案总是否定的,笔者仍然固执地认为:在不可能大量翻译出版长篇小说的情况下,以短篇小说结集的形式介绍瑞士当代德语文学,至少是一种不得已而求其次的选择。由于体裁的要求,一些主要创作诗歌和戏剧的重要作家只能舍弃。笔者在大量阅读短篇小说选集的基础之上,遴选出64篇,虽然编者力求选出每位作家的短篇名作,但是限于篇幅,部分入选篇目即使是在作家的短篇小说中亦非名篇。因为编者个人水平、欣赏趣味的局限,选目难免会失之偏颇。在编排上,笔者则知难而退,选择了一种最简单的办法:以作者的出生时间为序。在选编期间,笔者曾经得到穆施克(Adolf Muschg)、莫尔夫(Doris Morf)、勒德拉赫(Jürg Laederach)、许立曼(Thomas Hürlimann)、马尔希(Otto Marchi)等作家的帮助和指点,许立曼还特意将当时尚未出版的《埃贡叔叔》

手稿提供给笔者。为了得到这些作品中文版的出版许可，笔者直接或通过有关出版社与这 64 位作家或他们的著作权所有人和出版社取得联系。45 位作家亲自写来了回信，除了对笔者表示感谢之外，都同意无偿地将他们的作品收入这本集子，大部分人还提出了唯一的一个条件：希望得到一本或数本中文样书。对于其余作品的使用，笔者也先后得到了有关著作权所有人和出版社的特别批准。在此，笔者衷心地向各位作家、著作权所有人和出版社，表示感谢。由于种种原因，这本集子的出版被推迟了几年。1994 年去世的奥托·弗·瓦尔特再也不可能看到他的译成中文的《一起不幸的事故》，这无疑令笔者深深地感到惋惜和遗憾。瑞士文化基金会为笔者在瑞士的工作提供了良好的生活保障，基金会外国人员交流部负责人茨威费尔—维特里希(Hanne Zweifel—Wüthrich)女士给予了许多帮助，为获得瑞士文化基金会对本书提供翻译出版资助，基金会文学与社会科学部负责人本茨—斯特芬(Erica Benz—Steffen)女士付出了大量劳动，安徽文艺出版社不以赢利为目的将本书列入选题计划，几位友人在笔者时间紧迫时参与了本书的翻译，没有这些帮助，本书的问世肯定遥遥无期。在此，笔者谨向瑞士文化基金会、安徽文艺出版社、茨威费尔—维特里希女士、本茨—斯特芬女士以及所有译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1991 年 10 月初稿于瑞士苏黎世
1998 年 12 月修改于德国奥芬巴赫

目 录

瑞士德语文学一瞥	蔡鸿君
闹 剧	马·弗里施(1)
星期五,9月19日	劳·维思(8)
隐形上帝	西·瓦尔特(15)
隧 道	弗·迪伦马特(21)
不速之客	库·马尔蒂(32)
一次散心	拉·甘茨(41)
战胜重力	安·卡敏斯基(50)
夏天的童话	格·维尔克(68)
心跳的信号	汉·波施(74)
与丹尼拉一起出游	瓦·马·迪格曼(82)
咳 嗽	瓦·弗格特(99)
鲜花盛开的豪伊雷卡	多·莫尔夫(116)
一起不幸事故	奥·弗·瓦尔特(122)
肚脐的故事	赫·迈耶尔(135)
长睡衣	海·迈耶尔(143)
中国公主	马·玻利格尔(150)

在行驶的车厢里·····	保·尼充(156)
洗衣房的钥匙·····	胡·罗彻尔(164)
太热的十月·····	于·施泰纳(168)
苏姗娜·····	乌·耶吉(176)
窗台上的橘子·····	尤·菲德斯皮尔(186)
遥远的熟人·····	阿·穆施克(196)
桌子就是桌子·····	彼·比克赛尔(208)
海滨生活·····	雷·雷格纳斯(213)
拥有百科全书的人·····	瓦·考尔(224)
非洲大叔·····	萨·遥恩(229)
卡塔丽娜·····	阿·杜瓦奈尔(242)
启 程·····	伊·迈兰(247)
风 车·····	汉·施奈德(262)
伯尔尼·····	乌·维特莫(267)
雨中巡视·····	马·施里波(279)
佩利坎之夜·····	汉·约翰森(285)
回想 1973 年 ·····	比·布莱希比尔(290)
玛戈特的痛苦·····	维·施密特里(301)
格劳夫·····	格·施贝特(313)
训 练·····	奥·马尔希(319)
冰 球·····	赫·布尔格(325)
再次占领·····	弗·霍勒尔(336)
丹蒂之死·····	瓦·盛克尔(348)
都柏林的奇迹·····	乌·贝尔纳(355)
城里最美的女人·····	于·魏伯尔(365)
国王的石匠·····	拉·胡特马赫(376)
继承人·····	克·迈尔茨(380)

死亡过程之完成·····	于·勒德拉赫(387)
向 前·····	伊·拉库萨(398)
工间休息·····	西·布拉特尔(406)
遣 返·····	埃·约·迈耶尔(413)
房 东·····	于·阿曼(420)
翠 菊·····	彼·魏伯尔(427)
没有一页空白·····	维·斯特凡(430)
河 边·····	克·施托尔茨(439)
跳 水·····	克·盖泽尔(444)
前仆后继·····	弗·哈·丁克曼(449)
埃贡叔叔·····	托·许立曼(458)
死 鸟·····	罗·尼德豪泽(461)
集 市·····	弗·伯尼(468)
护 照·····	安·格拉普(479)
不幸中的万幸·····	尼·林特(484)
海外招聘·····	彼·莫格尔(490)
动物园·····	马·雷·德安(503)
缝 隙·····	克·鲍尔(508)
象·····	利·莱希林(516)
雪 园·····	汉·舍尔滕莱普(522)
濒死的蜜蜂·····	达·维格(537)

闹 剧

马·弗里施

蔡鸿君 译

马克斯·弗里施(Max Frisch),1911年5月5日生于苏黎世,1991年4月4日去世,著有剧本《他们现在重展歌喉》(1945)、《中国长城》(1946)、《当战争结束之时》(1948)、《堂璜》(1953)、《毕德曼和纵火犯》(1958)、《安道尔》(1961)、《三联画》(1978);长篇小说《施蒂勒》(1954)、《能干的法贝尔》(1957)、《我的名字是甘滕拜因》(1964);中篇小说《蒙托克》(1975)、《人类出现于全新世》(1979)、《蓝髯骑士》(1982)。

一天早晨,来了一个陌生的男人,你不得不给他一碗汤,再加上一块面包。根据他自己的叙述,他受到的不公正对待是很明显的。你不想因此而遭到报应。这人说,总有一天会有报应,这是毋庸置疑的。无论如何,你不能把他赶走。如上所述,你给了他一碗汤和一块面包,你甚至还给了他更多的东西:你

认为他是正确的。你先是沉默不语，继而点头，最后帮他说话。你赞同他的观点，因为你如果不这样做，就必须承认是你本人干了这些不公正的事。或许你有点害怕他，但是你自称并不害怕他。你也不愿意改变你的不公正，那样会产生太多后果。你想要安宁，仅此而已。你想做一个正直善良的人，所以不能不给他一张床，因为你已经得知，他是由于不公正才失去了自己的床。但是，他不要床，他说，也不用一间房间，一个栖身之处足矣。他说，只要你家的阁楼他就满足了。你笑了起来。他说，他喜欢阁楼。你笑着，心里感到有点儿害怕，至少是有一种异样的感觉，心中十分不安，最近读到很多关于纵火的报道。但是，如上所述，你想要安宁，因此，你除了竭力排遣心中的疑虑之外，别无他法。如果他愿意，为什么不可以睡在阁楼上呢？你为他引路，看了看门，扶梯和电灯开关。你独自回到漂亮的房间里，吸着香烟，好几次想到同一件事情，看报纸也无济于事，字里行间总是看到同一句话：人们必须互相信任，即使不认识某个人，也不应该立刻就想到最坏的事情，为什么他偏偏就是纵火者呢？你毕竟可以准备明天打发他离开，态度和蔼，不应该让他受到任何怀疑的伤害。你不想做任何不公正的事。如上所述，这会产生太多的后果。你只打算态度和蔼，以友好的方式打发他离开。这一夜你醒了很多次。天气闷热，你总在想那些关于纵火者的故事，这些故事太荒唐可笑了。一片安眠药让你得到了安宁……第二天早晨，瞧，房子仍然立在那里！你的信心，你对这个人的信任经受住了考验，即使他是住在阁楼上。你急于表明自己慷慨大方，乐于助人，心地善良，比如提供一顿早餐。当你们面对面地喝着同一壶咖啡，各自吃着鸡蛋的时候，你对自己的怀疑感到羞愧，觉得自己有点小家子气，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开口打发他走。你为什么应该打发他走

呢？一周之后，他仍然住在你的阁楼上，这时你已经没有任何担心了。有一天，他带回来一个朋友，这人也想睡在你的阁楼上。你虽然有些犹豫，但并没有表示反对。犹豫，是因为这个人曾经坐过牢，天晓得是为什么，不久以前刚被放出来。要是他一个人，你绝对不会同意他住在你的阁楼上，这是不言而喻的。他比第一个人更加放肆，这也许是坐牢的结果，但是你并不感到害怕，尤其是因为他公开承认自己是由于纵火而坐牢的。恰恰是这种不加掩饰的坦率态度使你产生了信任，你很想获得这种信任，为了内心得到安宁。晚上，尽管打了很多次哈欠，却仍然睡不着，于是，你又一次读起马克斯·梅尔^①的天使剧，就是那个向我们展示真正的信仰之力量的传奇，一部富于诗意的剧作。你感到一种满足，它几乎使安眠药也变得多余了，然后渐渐进入了梦乡……第二天早晨，瞧，房子仍然立在那里！你的熟人们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儿，他们无法理解你的做法，每次都要问你，那两个年轻人在你家的阁楼上干什么。这使你感到心烦，以至于你很少再去那家你常和朋友们聚餐的饭馆。他们只是想让你感到不安，其实，咱们私下说说，他们也部分地达到了目的。至少你开始注意那两个年轻人的行动，而且不无收获。即使是他们往阁楼上搬小圆桶这一事实，也不会动摇你对人的信任，特别是因为他们完全是公开这么做的，对于你更像是开玩笑的提问：他们想用这些小圆桶干什么？他们回答得非常自然：他们口渴。实际上，时值仲夏，你暗自对自己说，阁楼上想必非常热。有一次，你挡了他们的道，有一个小圆桶从扶梯上滚了下来，顿时散发出一股汽油的味道。必须承认，有那么一阵子，你感到很害怕。你问：这是汽油吗？

① 马克斯·梅尔(1882—1971)，奥地利作家。

那两个人并没有停下手上的活，也没有以任何方式加以否认，对于你更像是开玩笑的提问：他们是否喝汽油？他们讲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作为回答，以至于你为了不被当成傻瓜，只好真的大笑起来。但是，后来当你独自回到房间，倾听着那些发出汽油味的小圆桶的滚动声，你却不再去想那些应该想到的严肃的事。他们是否真的滥用了你的慷慨的信任？有那么一会儿，你手里握着打火机，干裂的嘴唇夹着尚未点燃的香烟，你下定决心，假如这两个年轻人自己不肯走的话，就把他们赶走，扫地出门，而且就在今天！最迟明天。这件事并不那么简单。恰恰相反。如果他们不是纵火者，你对他们这样做就太不公正了。不公正会使他们变成恶人，他们会恨你，这是你所不愿意的事，绝对不能这样。什么都行，唯独不能问心有愧。预见未来总是这么困难。谁要是对自己实际上知道的一切都很清楚，他也许可以预见到一些事情，但是任何时候都不会再有安宁，更不会有预感。他们往阁楼上运汽油，这是明摆着的，这是什么意思？一个，那个朋友，笑了笑，说：他们想点燃整个城市。这只能是一个笑话，不然就是吹牛。如果他们是当真的，绝对不会说出来。你越是经常这么想，这个想法就越是让你信服，也就是说，它使你放下心来。另一个甚至说：我们只是在等待有利的风向。要是让这种话吓住，真是荒唐，也太不值得了。你曾一度想到过警察。但是，为了不让人们以谎报警情拿你取笑，你把耳朵贴在了天花板上。这可不是随便就能尝到的滋味，四下里静悄悄的，你甚至听见了有一个人在打鼾。报警根本不能考虑，因为连你自己也是违法的，让这些人住在你的家里，几个星期也没有去报户口。这当然首先是出于人道主义的原因，你才没有采取这些行动。你为什么没有直截了当地对这两个年轻人说，你不想在你的阁楼上存放汽油？坦率始终是最